

我对子女说,我收藏了一辈子,手里也有些宝贝,说不定哪天我走了,你兄妹俩还有俺孙子“三分天下”。子女连眼皮也不抬,不屑地说,谁要那些破玩意儿?卖废品也不值钱。

我的收藏爱好非老辈遗传。1966年我九岁,在街上捡传单、拾宣传品,书店出售一分钱一张的毛主席画片、样板戏画片,有几种我买几种。小学、中学的课本我都保存着,1974年上山下乡时知青们乱扔乱弃的生活用品、学习材料,我也收集起来装入箱子。我的收藏没有专题,又杂又乱。两千年前的残墓砖我捡走,20年前的票据我也留,那时我并不知道字典里有“收藏”这个词,只知道旧物件留作纪念,再过十年二十载之后它承载的历史分量比山还重。后来懂得“收藏”的含义了,我恍然大悟,原来我童年时代血液里就有了收藏的冲动。

工作以后,每月20元工资,不买穿的,只买书,天文地理、鸡毛蒜皮的书都买。在旧货市场见清末民初和建国初期的破书就网罗着,有成堆的旧书就包圆。1982年我在微山县百货公司上班,一次清理仓库,我爬到墙角的一个破木架上,看到上面堆着一大堆旧书报,吹去上面的浮尘,竟是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书报,有报纸百余张,还有印花税、旧币、粮票、购物票证等。我惊喜地拿给老保管看,他翻腾了一下说是老经理留下的。这些东西统统跟我回了家,真比唐僧取到真经还兴奋。1984年,《经济日报》发表我两篇稿件,介绍我收集古币、收藏革命先烈图片的经历。2006年我从文化部门退休后,张开翅膀在周



【亲历故事】

戒掉收藏

□杨建东

围几市县的旧货市场飞来飞去,在滕州古玩城廉价买了30多个汉代陶器,清洗之后发现两个陶罐上刻着隶书文字,欣赏到子夜,差点搂着罐子睡觉。

子女都是本科生,没点收藏爱好,他们幼儿时的小鞋、本子我都保存着。我多次引导他们步入收藏天地,以便子承父业、后继有人,他们俩口径一致:“谁要这些破玩意儿?说不定都有病菌。”妻子也常提醒我,弄这些破东西,你死了咋办?

令我改变想法的是2008年,我和李老先生在县政协帮助写书,闲聊时他问,你收藏的三千件东西,子女喜欢吗?他们继承吗?咱都是快入土的人了,哪天眼一闭脚一蹬,岂不是给孩子留一堆废品?他讲了两个真事,他同事是老教师,一生写诗,一生藏书,老人死后,留下半屋古旧书,一天,老人的儿媳用车把书拉走了,直奔废品站。李老先生接着说,自己收藏了一些东西,一天,妻女拾掇房子把一部分书报卖了,他到家大怒,女儿委屈地说,这些东西不处理,俺姐妹俩反正以后也不留。他静心冥想,一声长叹。他推心置腹的话像一块块石头砸向我心窝,砸得我晕晕乎乎,晕劲过后,我清醒了。

后来的两件事坚定了我终止收藏的决心。2010年8月,北京的老编辑陈先生的独生女来电话说老人作古了,留下许多古币珍品,问我要吗?或者能否帮忙介绍买主。我的老友啊,收藏一辈子,就这结局?一年春节前后,我在闹市的地摊上见到几本1959年版的旧书,一看名章,我认识这位老文化人,他的藏书怎么流落到了地摊上?我明白了,一阵伤心,掏钱买下。



【性情文本】

姥姥家的后院 记忆碎片中

□李希明

说,刺猬是大仙,身上有刺,能扎手,别去惹它们。我觉得姥姥特别了不起,什么都知道。

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了,大刺猬领着那四五只小刺猬,出来得越来越勤了,有时,不到傍晚也出来。地上没有枣了,刺猬就找别的小虫子吃。我把姥姥家的羊肉用

许多收藏者的爱好非上辈遗传,且后继无人,只有到了暮年或瘫在床上,才开始惦念藏品的归宿。年轻时见到喜欢的物件,不在乎价钱便喜滋滋地拿下,哪怕瞒着妻子甚至跟卖主再三讨价还价也要占为己有,图个爱好,图个乐趣,图个满足。如今想来,50多年的心血,来之不易的宝贝,子女连碰也不碰,我已垂暮,又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,不定哪天就犯病,妻小处理这些遗物又不知价格,不处理吧,又是负担,光两千册旧书,卖废品时往楼下搬运就是个麻烦事,你说这不是祸及子孙吗?我牙一咬心一横,向妻子表决心,从此不再进新货,从此终止收藏。一生的心血、一生的爱好、一生的精神寄托,宛如奔驰的火车发现前面有障碍赶紧踩刹车,以免除严重后果。因身体不好,三年前我就在安排“后事”了,我把三千件“遗物”匡算了一下,列出名称、年代、价格和珍稀程度,尤其是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纪念物,匡算20万元,而后郑重地把清单给子女看,子女哈哈大笑:别学电视鉴宝节目骗人了,多说了十倍!俺不要,您还是趁着清醒找拍卖行处理吧。我拿着清单,气也不是,哭也不是,骂也不是。

人家退休后拿起毛笔、拾起鱼竿、摸起麻将、玩起收藏,而我却“改邪归正,看破红尘”,毅然放弃收藏。曾经在收藏路上艰难、投入、喜悦、获取,跋涉了五十多载,回顾蜿蜒的足迹,心中充满“富翁”的满足,人到暮年却要放弃一辈子的嗜好,心如刀绞。不过,现在偶见旧书、旧票据、小物件,十块八块钱的,我还拿走,即使是酒鬼戒酒也得慢慢来。

都是粉红色的,花骨朵的颜色深,花的颜色浅。满满的一树,好看极了。

我舅舅说,这海棠树叫西府海棠,大户人家都种这种西府海棠。我不想知道什么大户不大户的,只想知道什么时候海棠树结果子。我喜欢吃海棠果。

中秋节快到的时候,海棠果就挂满树了。海棠果像一个个黄色小球,又甜又香,还有一点酸。

海棠果熟了,我用竹竿打树上的海棠果。那年我几岁,现在想不起来了,反正还穿开裆裤,还没上幼稚园。用竹竿打树上的海棠果,一点也不难。一边打,一边往后退。竹竿打在树上,海棠果就噼里啪啦往下掉。我退着退着,一下子坐在一盆仙人球上,仙人球上的黑刺,扎了我一屁股。

我趴在姥姥的炕上,我妈和我三姨用缝衣针一根一根地把刺挑出来。妈妈说,别动,一动,让针扎一下,比这还疼。我说,给我海棠果吃,我就不动。我趴着吃海棠果,吃了一下午,我妈和我三姨用针给我挑了一下午。

往后,再用竹竿打海棠果子这事儿,姥姥就交给了我舅舅做。姥姥说,别把海棠果全打下来,留在树上一些,留给鸟吃。转眼冬天到了,下雪了,海棠树上落满白白的雪,顶着雪花的海棠果,上边白,下边黄,好看极了。天放晴,小鸟在树上蹦着跳着,也好看极了。

【浮生世相】

真忙 装忙 瞎忙

□孙贵颂

吴冠中说:“人和人之间最平等的是光阴。”确实如此。一个正常的人,一生就是那么几十年,一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天,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。时间老人从来不偏向谁,也不讨厌谁。

然而,具体到每一个人,对待时间的态度或者说对时间的利用,却是千差万别、大相径庭。

有些人是真忙。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除了吃饭、睡觉,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。有的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,搞什么“五加二”、“白加黑”,让员工连休息时间都没有。有的人自我加压,休息时间不休息,再去练摊,去兼职,去进修学习……总之没有闲工夫。更有甚者,因为劳累过度而猝死,令人心痛惋惜。

有些人是装忙。我还未退休时,有一次让某秘书写一个十分简单的信息。平时我看他挺忙的,这次就让他写个东西看看怎样。该秘书接到任务后立即动手,找资料,翻书本……可是过了三天,那个信息还没有传到我的邮箱里。我就有点纳闷。一问之下,说还没有弄完。我告诉他,今天下班前必须交稿。待我打开邮箱一看,只有区区一千多字。他竟然用了三天!这一下,他的装忙就被我拆穿了。

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那年,一次到某单位找一个朋友。那天去得晚了,大家包括我的朋友都下班走了,但他们办公室还有一个人依然在坚守岗位。我与那人打了招呼,觉得他很敬业。后来与朋友聊起此事,岂料朋友说,他是因为懒。每天都磨磨蹭蹭地回去很晚,怕回家干活,对老婆谎称在加班。这种人,真是装忙的典型。

还有一种人,可以称为瞎忙。

《生命时报》曾经对1500余人进行过一项调查,结果显示:32.1%的人表示不知道都忙了什么,就是觉得没时间。这一部分人,就是“瞎忙族”。估计他们所忙的,无非是忙微信、忙微博、忙美图、忙QQ、忙淘宝、忙聊天、忙交友、忙聚会、忙游戏……信息化时代,碎片化节奏,弄来弄去,碌碌无为,最后迷失了自己。

另有一些人的忙,是被逼出来的。比如,几乎每个单位都有“笔杆子”,专门负责“写材料”(笔者退休前就干过这种营生)。写信息,写领导讲话,写通讯报道,写典型发言,写年终总结,总之什么都写,他们成了单位的代言人,成了领导的传声筒。有些东西是需要形成文字的,而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个必要。而且有些领导明明安排人家给他准备了讲话稿(连“此处可能有掌声”都进行了标注),可是他在开会的时候却信马由缰、信口开河地东拉西扯。早知如此,又何必让人家去提前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瞎忙呢?有些事本来不需要那么让人去忙,事实上却让人忙得要死。

我们常说,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。其实,人力的浪费才是最大的社会浪费,因为它太多、太普遍、太没有节制了。我们处在一个快节奏时代,忙是必须的、是正常的,但是要忙得科学合理,忙得入有所值。